●責任編輯：葉衛青 2025年8月18日(星期一) 香港文匯報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人生憑闌處

錢伯伯

童心

第一次給錢伯伯打電話，「錢伯伯」還是「錢老師」。那是今年1月，幾經兜轉，我終於拿到了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錢萬成先生的聯繫方式。電話打過去，我誠惶誠恐地邀請他擔任香港青少年讀書月的評委。錢伯伯爽朗的聲音讓我少了許多緊張，他詳細地詢問了讀書月的情況和評審的內容，特別是當他知道參加讀書月的都是香港的中小學生時，他很開心地說：「借讀書月在香港推廣中文閱讀和寫作，真是件大好事。」

錢伯伯後來不但擔任了評委，還專門從海南趕到北京，參加了4月份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的讀書月頒獎禮。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錢伯伯。瘦高，目光如炬，來到他面前，會感受到一份大氣的親和。

我們的聯繫漸漸地多了。6月時，我又斗膽懇請錢伯伯為我的新書作序，並把書稿發給了他。錢伯伯讀得仔細，不時地和我交流他的想法，一來一往間，錢伯伯對我有了更多的了解，而我，也在這位文學前輩的身上，學到了更多。特別是，他60多年來一直保持着一顆寶貴的童心，一直筆耕不輟，不時有新作問世，前些天發表在《人民文學》上的《水孩子》，在兒童詩界引發了廣泛反響。

這個夏天，我邀請錢伯伯參加「華夏博覽看今朝」活動，和香港的40多名「中學生小作家」同遊長江。路上，我跟他傾訴「詩心」在現實生活中遭受的苦悶，他勸慰我：「不放縱自己，也不為難自己，接受一切，放下一切，真實地活着，自由地活着，堅強地活着，快樂地活着。盡一切可能幫助他人，回報社會。相信自己，只要努力就有收穫，只要奉獻就是價值。不求回報，但求心安。」這些話，如光，照亮了我內心的暗夜，趕走了我眼眸的霧靄。

心窗常開

以茶伴書 家庭閱讀

潘金英

「竹外桃花三兩枝，春江水暖鴨先知。蔞蒿滿地蘆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時。」書展小舞台上，吸引了在場觀眾停步駐留，身穿漢服的少男少女，聲情並茂朗讀詩文詞曲，太吸睛了。

今年是第35屆書展，此展示區活動貫串了年度「飲食文化」主題，潘明珠和我受邀出席世界文化藝術廊活動，讀者除可選購美食書刊外，更可於舞台共享精神美食，細意聆聽聲聲入耳、回味無窮之詩詞演讀。

在這處，廣州市海珠區婦聯主席蔣薇女士接待我們坐嘉賓席，她們一行30多人，隨即在舞台展開紅茶書屋「舌尖詩韻．古詩詞裏的美食」親子詩詞朗讀交流表演。蔣主席表示，此次赴香港書展參加活動，希望可更好地促進大灣區家庭親子的閱讀交流，加深粵港澳青少年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和認同，以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詩詞文化，太令人讚賞了。

表演的青少年兒童身穿精美漢服，彷彿從古代穿越到此會場來；小司儀淡定登場，富心思地介紹每位表演者的朗誦節目，演出多元豐富，表演者各出奇招，別出心裁地以不同方式演誦，好！何文秀以竹片邊打拍子邊深情款款地朗誦《木蘭辭》：不聞機杼聲，唯聞女嘆息。陳鏡淳身穿紅長衫，化作說書人講述廣東美食「成珠雞仔餅」來源；洪梓鈴微笑細述「舌尖上的中國」；還有配以功夫表演的創意演誦《滿江紅》，更來個翻筋斗、一字馬，令現場觀眾大聲歡呼拍掌。

各項演出精彩紛呈展現文化魅力，到壓軸環節，蔣薇主席特邀中外文化推廣協會會長潘明珠，分享兒童文學創作和詩育工程心得，她用近年在伍季明小學等駐校之詩教經驗舉例，即場與大小朋友互動交流，親自送出英明文具禮品以鼓勵青少年：多賞詩詞，多朗誦及寫詩文，要和詩歌常有美好之約會啊！現場氣氛熱烈愉快。

紅茶書屋於2019年和海珠區婦聯結合，發起「家家幸福安康工程」的家庭閱讀公益項目，今年以「茶香伴書香，家庭共成長」為旨，倡導「一杯茶、一本書、一家人」的家庭生活，致力為廣大家庭提供優質的閱讀資源，鼓勵親子互動閱讀，於書香與傳統文化浸潤下健康快樂生活，共勉！

●參加表演的小朋友和嘉賓大合影。 作者供圖

琴台客聚

今年乙巳閏六月

潘國森

近日淫雨連綿，多區水浸，車道成河，不免叫人情緒低落，幸未造成嚴重傷亡。2025年對應中國曆法歲次乙巳，遇上閏六月。不少朋友好奇地問，閏六月會多災多難嗎？大概多少年一見？本欄介紹過，夏曆置閏每19年7閏，平年為12個朔望月，閏年為13個朔望月。

台灣是個保留最多無知迷信的舊式陳腐形社會，今年世界各地天災人禍頻生，那邊又出現「閏六月」將要如何如何的謠言。於是想起30年前弄得台灣人心惶惶的「1995年閏八月」謠言。事緣有一位署名姓鄭的作者，看到剛好1957年丁酉、1976年丙辰和1995年乙亥都遇上閏八月，每次都隔了19年。再向後推1938年和1919年都是閏七月；再之前1900年庚子也有閏八月。1900年、1957年、1976年這3次閏八月都有大事發生，由是「預言」1995年亦有大禍云云。其實世界之大，每年總有些地方出現天災人禍或戰亂等不愉快的事。這位鄭君一味危言聳聽，可以預計接下來會有一波誆騙愚夫愚婦的操作。今時潮語有云：「造謠一張嘴，闢謠跑斷腿。」喜好闢謠，實是潘某人一生的「病根」。於是當年在台灣出版了第二本著作，題為《破解閏八月劫數》，書中表列了自清初之後四百餘年的夏曆閏月。這書或許有制止這位鄭君繼續傳謠騙人的功效，結果1995年全年無大災禍發生。拙作實在生不逢時，為了及早刊行而沒有最後一次校對，結果此書錯字甚多，愧對讀者。於是此後20年不談術數。

●《破解閏八月劫數》封面。 作者供圖

今年又有「閏六月多數」的謠言，循例給讀者「科普一下」。現時夏曆以沒有「中氣」的月份為閏月。今年夏曆閏六月，由公曆7月25日至8月22日，期間只有「立秋」而沒有中氣。前一個中氣是7月22日「大暑」，後一個中氣8月23日「處暑」。

1645年即清順治二年乙酉，是為清室入主中原之後的第一次閏年。直到2044年共歷399年，剛好21次19年周期。1645年至2042年，共147次夏曆閏月。統計如下：閏2月14次、閏3月21次、閏4月25次、閏5月29次、閏6月23次、閏7月20次、閏8月8次、閏9月4次、閏10月3次。閏月與災禍無關。

百家廊

邁進田園

袁星

有時間了，還是得常去農村、常去田園。陶淵明「採菊東籬下」的那種生活，在當下，怕是很難實現。而且，真有這樣一個可以安家之所，也未必是所有人的嚮往。

即便無瑣事纏身，大多數年輕人嚮往的，仍是城市的繁華。城裏賺錢容易些，生活也更便利。在城裏，不必面朝黃土背朝天，不必為子女上學遠近發愁。如果真有哪一家，想要舉家搬遷到農村過田園生活，不出所料的話，必有反對之聲。

生於農村，長在農村，我對農村的感情，不可謂不深。如果真讓我去農村住，沒有家人阻撓，我也未必能輕易做出選擇。田園生活，環境肯定是好的。大多數城市裏，沒有農村的那種山水，更沒有農村的那種田園。現如今，村裏的年輕人少之又少。村落，便再額外增添了幾許寧謐。

前些天去徐家莊，見到一處宅院。院子在水泥公路南側低平處。院子南邊，是一處小河溝。小院坐落的位置雖低，卻相對平坦。我們本來是過去看看躺在菜園裏那條由天然樹根樹幹略加雕刻、修飾而成的一條龍，過去才發現，不僅那條龍形象，旁邊還有小橋、流水、假山和盆景，都值得駐足欣賞。那個1米半寬、1米半高的假山，是用一整塊上水石做的。假山頂上，一股筆桿粗的水柱噴出十幾厘米。院落的男主人說：「那水柱是從山上引來的自來水噴出的，沒用水泵驅動。」近處的十幾盆荊棵盆景，各個造型別致，都是男主人栽植的。

他挺好客，帶我們去其家中參觀。堂屋裏，一個1米多高四五米長的茶几油光發亮。那個茶几，是由一整棵樹和根做成的。根據幹和根的走勢，巧妙地雕上了蟾蜍啥的。樹形本來就漂亮，再有了裝飾，刷上了亮油，飽滿光滑，令人讚嘆。好歸好，但那個男主人說：「成品茶几幾百斤重，不適合放到樓上的客廳用。」院落中，還栽了兩棵三四米高的冬青樹。那樹被男主人修剪過，已有了大致造型。院外的小菜園裏，桃和李子樹長得正旺，果實滿枝。

徐家莊不大，是這個小鎮上一處相對偏遠的自然村。村中通大路，戶與戶之間的路，也鋪上了水泥，表面平整乾淨。村子在南北兩條綿延山帶中間夾着，到處是樹，放眼望去，綠油油的，一派生機。美中不足是人少。村中生活的，多半是老年人。年輕人都外出了，就連小孩，能帶出去的也都帶走了，他們得在父母就近的地方上學。

當日陰，時不時下一陣小雨。南北兩邊的山，挨得比較近。抬頭仰望，山頭上不時有雲霧遮蔽。山上的青綠、山上的樹，在雲霧中影影綽綽的，時而清晰、時而模糊。因為雨，空氣濕潤微涼，再加上山風，一會兒工夫，體感舒服了許多。

在農村，扎根田園生活。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都是自然之饋贈。就連喘口氣，都是純天然的，那種清新，不是在大城市裏用金錢可以買到的。野花野草相伴，想吃水果時，走幾步路找棵樹就能摘到，用手擦一擦，或就近找河水沖一沖，張嘴就吃。想炒菜了，可以去菜園拔點兒，也可以掐些純天然的野菜，花生油或豬油炒炒，味道極佳。

沒有城市的車水馬龍，沒有城市的多姿多彩，同時也沒有了城市的嘈雜喧囂。這裏到處寬敞、輕鬆、閒適，在這樣的地方生活，滿目皆自然。拋卻競爭壓力，即可怡然自得。這裏的節奏，在雞鳴犬吠裏慢下來，在山風吹拂中鬆下來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回歸於沒有諸多塵世束縛和影響的大自然中。

年輕人，或有各種牽絆的人，是很難真的割斷一切聯繫回歸田園的。菜園裏的白菜、茄子、辣椒，親手搭起來的黃瓜架，那一根根又肥又嫩的絲瓜，就等候在院落裏或院門外，啥時候想吃啥時候摘。在這裏，完全不必考慮同事、上下級、工作緩急等問題。就算有鳥叫和蟬聲不時響起，那也都是些自然之樂曲，不會讓心、腦、耳不清淨的。

在城鎮待久了，回一趟農村老家，過幾天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，整個人就跟山村裏的空氣一樣，清新、自然且煥發出勃勃生機。

城鎮生活是匆匆的、緊繃的；田園生活則是閒適的、散漫的。在這裏，時間和綠色雜糅到一起，斑斑駁駁的、濕濕潤潤的；在這裏，時間和溪流匯聚在一起，嘩嘩啦啦的、清清澈澈的；在這裏，時間和炊煙升騰到一起，背景宏大廣闊，可以是青黛色遠山，也可以是深邃的藍天；在這裏，從日出到日落，都不必被外界所驅趕，也沒有誰會來打擾。林深處，路盡頭，小山村裏，戶外有雞鴨覓食閒逛，有狗子警衛般走走停停，有貓兒蹲在牆頭上瞇眼小寐。村子外，樹青青，山黛黛，水潺潺，雲悠悠。

從城鎮駛來，打開車門，一下子邁進田園，「悠然見南山」。猛然的愜意，就這麼未經預料和協商地突然而至。

翠袖乾坤

黑雨下的考驗

余似心

近期好一段日子不同國家都承受着天災，地震、洪水、豪雨，還日夜擔憂海嘯突襲，天有不測之風雲，現代科技也天意難測。

香港也在短短的一段日子，不斷面臨黃雨、紅雨、黑雨，甚至曾經一天內幾度紅、黑警告，也實在是史無前例的。看着黑雲壓着大地，雨水傾盆落下，沒完沒了地傾瀉，從早到晚、從晚到早，夜間雷暴響個不停，叫人徹夜不安。窗邊看天，不禁想：「原來個天已積累了這麼多淚水和怨氣，像發洩不完。」

這個月是香港黑雨最頻密的日子，曾經黑雨警告掛上了，除下又掛，之後像除不下般懸懸高掛。從電視新聞中，看到了豪雨下這小城的各項考驗，在許多人都躲在床上或與友儕慶幸不上班之時，有人冒着橫風橫雨和交通之不便，涉水上班，這是敬業樂業、責任感有多大的人心考驗。在我們一身舒暢地臥在家中時，很多行業的人士仍要上班服務大眾，如清潔工人、渠務工人、電力維修人員、醫務人員、紀律部隊、航空交通服務員、保安員、新聞從業員……就靠他們維繫着社會的正常運作，誠心感謝。

朋友住在新界的村屋，幾場黑雨把家中雜物沖走，也帶來滿屋泥濘，徬徨疲累。幾場豪雨，給這城帶來無數考驗，哪家哪幢的樓宇結構是否有漏洞，立即顯形；哪家的渠道是否淤塞，看水流是否不暢；山坡是否不牢固，看是否被沖塌；地區當局是否在通渠措施方面下工夫，看是否連年水浸；裝修手工是否專業，看有否有滲漏……是一場黑雨的考驗。

我年輕時當突發記者，每年颱風或雨季，必到某些地區訪問，因為那裏的村落必然水浸，家家受災。今時今日看新聞，記者仍在訪問當中一些地區的水淹情況，這麼多年了，問題仍未獲解決，作為現代城市實在接受不了，是地區當局失敗的考驗？

未來，雨水仍會落下，風暴仍會來，望全球都經得起考驗，但願人平安！

網人網事

貓爪盛宴

狸美美

香港8天內4次黑雨，愣是沒攔住一眾貓奴的拳拳事主心。2025年香港貓迷博覽會在滂沱大雨中再創佳績，3天超過20萬人次入場，同比增幅12%。即便在臨近閉館時，依然人潮不斷。重點是，旺丁還旺財，不少鏟屎官一出手便是幾千蚊，冒雨而來有多狼狽，刷卡付款就有多豪爽。這是什麼精神？這根本就是信仰。而貓爪掀開的，也不只是雨幕，更是一個年逾24億港元的「喵經濟」版圖。

最新調查顯示，港人月均養貓花費已達2,006元，同比飆升6.2%，是通脹的三倍。其中，月擲3,500至5,000港元的「土豪貓主」也從佔比10%躍至13%。這當中，消費結構升級是最顯著的特點。以此次展覽為例，最熱銷的是便於經常更換口味的小包裝高端貓糧、帶各種保健功能的養生貓條以及寵物保險、基因檢測、體檢套餐。鏟屎官的晚飯可以是28元的岱民，但貓主子的零食必須是58元一個的新西蘭鱈魚罐頭。

不可思議嗎？其實也不難理解。不止是香港，近年整個東亞的生育率都持續萎靡，伴隨着不育甚至不婚的，是寵物數量逆勢攀升。很簡單，情感總要有個落腳點，精神總要有個支撐力。小紅書上，寵物貼最常見的兩個文案是「世界破破爛爛，小貓/小狗縫縫補補」，以及「這和親生的有什麼區別？」此外還有社會老齡化的影響，對於愈來愈多的高齡族群和空巢老人，寵物是他們重要的陪伴者，能有效緩解孤獨，提升生活品質。

所以雖被戲稱為主子，但貓狗與主人間的核心連結是親情。寵物不再僅僅是動物，而是晉升為家庭成員，乃至「毛孩子」。牠們並沒有「作威作福」，也不是「躺平偶像」、「貓生贏家」，人家全天候在發揮着自身價值——承載着主人們深厚的情感寄託。

養寵替代的是生育，貓貓狗狗填補的是情感空洞，寵物消費的本質是購買慰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科技的進步也為寵物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。智能寵物餵食器、自動清潔貓砂盆、寵物健康監測器、寵物互動攝影機等科技產品，不僅提升了養寵的便利性，也讓貓奴們能更科學、更精準地管理主子們的健康和生活。這些創新產品滿足了現代鏟屎官對「智慧養寵」的需求，也成為寵物經濟新的增長點。

除此之外，高度發達的社交媒體，促成了大量寵物網紅，製造出一個個流量密碼，引領了時尚潮流，也刺激了寵物用品的消費。這種線上線下的互動，進一步鞏固了寵物在現代生活中的地位，並驅動了寵物經濟的持續升溫。

而當情感剛需促成的消費升級再疊加上科技Buff，「喵經濟」的潛力不容小覷。這一點上，資本的嗅覺相當靈敏，比如內地寵物企業紛紛崛起，今年一季度A股寵物概念板塊區間漲幅高達82.9%。至於全球寵物食品市場，預計2027年時可達3,500億美元。

這場有關貓爪的盛宴，才剛開席。

信而有征

陝西麵食

劉征

之前看過一部講鄰里溫情的電影，具體內容忘了，就記得那個開頭，有一個居酒屋來了一位客人，開始跟老闆娘閒聊，當說到自己家鄉的時候，店裏早就坐着的一位客人忽然抬起頭來，說他也是老闆娘的同鄉，然後3個人就聊了起來，就好像老相識那樣。

我想人對於故鄉是有一種執念的，就好像我，最懷念的就是陝西的麵食。在這漂泊在外的20多年裏，我只有一次在杭州的某一個小飯館吃到過陝西的麵食。那是一個大商場，一個不起眼的小舖子，老闆在點過單之後，就像是遺忘了你的存在，過了幾百個世紀，他才端出一碗麵來，是一個大碗的棍棍麵，那麵條粗細不均，不過極勁道。

沒錯，就是這個味道。陝西人對於麵食的固執，是從一碗必須要現擀麵、現下麵，然後無論手工如何，都必須親自現拉的手工麵。所以，我對陝西麵條的第一個執念就是那個不均勻的粗細——真正的手工麵不可能每一根麵都是一樣粗。

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的所有外地陝西麵館，都無一例外沒有這家的味道。即便第一眼，就不是，它們太整齊了。

陝西麵食，是不與時代同步的。它就像那座西安古城一樣古老。或者，你可以斷定它是人類進入工業時代之前的產物。因為它不可複製，而它最大的美德竟然是慢。

慢到極致的便是牛羊肉泡饃。倘若你要在西安吃一碗羊肉泡饃，過一會兒，店家端上來的多半不是一個成品，而是一隻藍印花大瓷碗和兩個餅。這個意思是說，要吃飯，先掰饃。且愈是掰得細，愈是證明你掰得好。

小的時候，我的父輩這樣教育我。再早之前，我的祖輩這樣教育我的父輩。可以說，打從掰饃開始，這頓飯就開始了。吃飯是一件快樂的事，這快樂可以延續很長時間。

全國上下，乃至世界各地，甚至是最具有煙火味道、節奏最慢的意大利，都沒有這樣的傳統。意大利人吃的通心粉，不是我們在超市裏買來的硬粉，而是現做出來的軟粉，所以，意大利通心粉在世界各處都吃不到正宗的，若說一些意大利之外的意大利餐廳，有時候會吃到手工現做的意大利麵，卻又因為裝潢得過於精緻而失去了意餐的精髓。

不過，即便意大利本國的麵食，也沒有陝西的羊肉泡饃這麼麻煩。它所花費的功夫不但翻倍，而且，還必須由廚房和客人一起完成。如果用經濟來衡量這種行為，是如何也說不通的。在餐飲業當中，有一個名詞叫做翻桌率，說的是一個桌子一天來幾桌客人，換的愈多，店家掙的錢也就愈多，這種意識哪怕在首府西安也是行不通的。

羊肉泡饃就不必說了，其他麵食，包括褲帶麵、棍棍麵、岐山臊子麵，沒有一樣不是現擀麵現下鍋。延續到陝西周邊，尤其是以北地區，全都如此。外地人應當在吃蘭州拉麵的時候看到過，或者山西刀削麵也是如此，不過論到種類和做法的麻煩，唯有陝西。

最近流行全國的袁記餛飩舖也以手工大餛飩而聞名。他們為了突出現包，會把廚房放在臨街的落地玻璃窗背後，路人第一眼看去，就是包餛飩的師傅。陝西麵食也是如此，不過，這不是最高要求，而是最低要求。自古長安多繁華，不是指金錢，而是指揮霍時間。